

周頌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烈文

天作

我将

時邁

執競思文

為按頌說文見也

詩疑卷二十三

頌四

集傳蓋頌至言之

鄭譜云頌之言容義

周頌至所定

鄭譜云其作在周公攝政

成王即位之初孔子云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

亦或至之詩

劉公瑾云康王以後之詩是也

魯頌至附焉

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三頌之名雖同而其體制各別也胡一桂云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禘侑世文人獻

頌特效孔子云魯是周宗親凡五卷以公瑾云雅頌無諸國別元

三竹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篇為四之五通為五卷

集傳於嘆辭毛穆深遠也清靜也清靜杜預云肅然肅敬毛

和毛顯月刑相助也毛濟之衆越於也越於鄭駁大而不也鄭

周頌
清廟

清廟



大也。孔大者多而法。承尊之也。說文云。斯語辭。同。至。樂歌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祭之。而無不至之德。鄭皆執行文王之德。

又李季云。清廟也。為按。與。昭。則。似。為。此。厚。之。義。曰。大。清。云。北。此。曰。禋。解。天子。換。二。為。冠。容。深。厚。之。貌。然。未。有。確。據。難。據。信。矣。

穆爾雅毛傳皆云美也何楷云於穆贊辭鄭訓為於乎美哉是也清廟何云即明堂之太廟月令所謂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大室者是也何以知之以茅屋之制知之左傳云清廟茅屋而大戴禮亦言明堂以茅蓋屋上員按蔡邕月令論所言明堂為五室之一自不可易其以明堂之太廟為宗廟則非也晉袁準所論故為得之而漢儒相傳或以明堂為文王廟謬矣又或謂文王廟如明堂制亦屬附會陳祥道云明堂之中堂曰太廟以其

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為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楊氏云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非王者之常居也疏家謂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為據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靜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往往惑于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

室之制祫五室為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漢承秦後禮經無全姑以考工記觀之亦粗可見廟以清名獨見于此賈逵杜預皆以為肅然清靜之稱甫說文云持事振敬也呂祖謙云士虞禮祝辭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與祀處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秉持也手持禾為秉也鄭云執行文王之德孔云謂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對鄭云配也孔云親詔云配合會對也是對為配也何云帝作邦作對之對解見皇矣越何云鄭訓為於蓋音之轉也在天之在何云指昊天上帝及五帝而言文王與天合德故此顯相多士輩

皆持舉文王之德謂可以配於在天之帝周公因之舉行宗祀明堂配帝之禮見其出于天下之公議而非周公以己意私為之也駁孔云禮記大傳亦云駁奔走注駁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何楷云不顯即書之言丕顯哉文王謨也不承即書之言丕承哉武王烈也想稷王命君牙之辭必本諸此言文王有夫明之德而武王能遵奉而大承之此其所以使天下人心悅誠服泰誓曰維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此之謂也又禮記大傳篇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禘是故人道親也親也故尊祖也敬宗也故收族也故宗廟嚴也故生社稷

故受百姓。故刑罰中。故庶民安。故財用足。故百志成。故礼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于人。斯此之謂也。按此文引待之意。蓋主文王為周公之福而言。亦如孝經嚴父之說耳。為按何氏讀不為丕。本諸君牙。與朱子異。未知何是也。

何氏小引云。清廟雒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自注。出蔡邕獨斷。愚謂明堂之作。不始于周公。自武王之時業已。有之。泉記曰。武王克殷。祀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然亦不獨武王有之。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以明堂。新論亦云。神農氏祀明堂。有益而無四方。又通典云。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則明堂為

祭祀之所。自上古而已。然矣。諸儒皆言周公營雒邑。始立明堂。當自是雒邑之明堂。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礼。本昉于周公。孝經以此贊周公之孝。而曰孝莫大于嚴父。莫大于配天。所云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礼。武王末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遑。至周公始能成之。假使文王無周公。則雖有盛德。亦過佚而不彰矣。以此論孝。孰加焉。後世不達此義。但誤執嚴父二字。以為凡為人子。而有天下者。必尊崇其父。以配天。而後為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礼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草於于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

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後復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若將嚴父之說乱了或又泥嚴父二字謂此礼自周公言之固謂嚴父若以成王言之則是嚴祖何得云嚴父乎又祭法有祖文王宗武王之語注疏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文王為父配祭于上武王為子配祭于下何休之議曰孝經是周公居攝礼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祖也此蓋惑于鄭氏諸儒之說王肅駁鄭義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祧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者也審如知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

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祀孰謂祖于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斯其論確矣然清廟我將同為宗祀文王之詩豈祭時俱歌此二詩乎今以小序及獨斷之說考之我將是季秋大饗帝時所用清廟乃雒邑初成特奉文王以配帝之樂歌觀篇中秉文之德對越在天二語固自可見即雒邑宗祀製此殷禮祀于新邑者非季秋大饗所用也周公于雒邑宗祀製此詩其季秋配帝別有我將之薦而此詩因移之以他用蓋有五處焉其一祭統曰夫大嘗禘歌之也其一文王世子曰天子親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有醴養老之珍

其遂發咏焉。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誥以成之也。下管象舞，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陳騶謂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其一仲尼燕居曰：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夫君燕其臣，與四方之賓，第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已。大饗及兩君相見，皆歌清廟，管象者以開國之諸侯得與于配帝之祭，甫雍顯相之贊，播之聲詩，榮莫大焉。故於盛禮用之也。其一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夫周公之廟，何以得用此詩？以此禮實始作于周公，故追思而報之以重祭，所以康周公，非以賜魯也。達此五者而升歌清廟之義明矣。李本云：自此至維清，似宜合為一

篇。是說也。愚有取焉。夫維清之詩，序所謂奏象舞也。凡禮之言歌清廟者，未嘗與管象相離，斯其證也。然而章分為三者，以登降時所奏各有節序，亦如古樂府一篇之中分為數解耳。而後人不察，乃真謂各自為一篇者，誤矣。試觀首章言於穆，而次章亦言於穆，首章言不顯，而次章亦言不顯，首章言秉文之德，對越在天，而次章即以維天之命與文王之德並言。又首章言清廟而三章亦曰維清，其前後呼應井然可數。此非同為一篇而何。特以古文章句相沿已久，姑仍其分篇之舊耳。至孝經明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此詩及我將之篇，乃但以天為言者，蓋上帝原兼昊天及五帝而言，以一天

尊于立帝故特奉天以該之詳見生民篇又按樂記云樂之隆
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
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
味者矣鄭玄云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
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程大昌云絃本取聲而時貴其
遲濁者正與元酒大羹薦味而棄味者同一意度故曰遺音遺
味也遺味遺音即與上文之謂非極音非致味者相筭相應也
鄭氏親遺為餘失其旨矣至於一唱三嘆則鄭謂三人從而嘆
之大戴禮傳亦曰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之也陳僧叵智叙古
今樂錄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其歌之呼也

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据此而言其三人從旁嘆之者從於
穆等語申以嗟嘆至三人也又樂錄引尚書大傳云以韋為鼓
謂之搏拊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何又云
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朱傳從
之鄭云成雒邑居攝五年時李氏云周公之營雒邑於召誥
雒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
營雒邑之時諸侯在也至於雒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或
又謂此詩即雒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者然後言文王駢牛
一武王駢牛一則是文武並祭此尚言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既
非兼武而言又武王亦配天之事焉可強合為按何稽以廟

遺音即三連餘也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也如是則遺音不亦無害其音上而尚有遺音故能使聽者嘆息不已也

為明堂太廟以此待為宗祀文王以配天之樂歌其說數可
聞但以稍涉新創未敢廢朱子以取何姑兩存以待再審如其
一唱三嘆說余又有一說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二句一連蓋
言清廟之瑟其製如此其音感人者深矣故以此一唱能使人
三歎息也三歎必止三只言歎息之而不止耳鄭云三人從歎之思
樂未有以歎成之者孔云少唱寡和朱遂以為一人唱之三人
和之夫歎與和字義各別豈得混之乎然余說亦無所據未敢
以為然姑錄以備考

駁禮記注作遂奔豐氏本作犇射禮記注作斲

集傳書稱至辭也何楷不取此說已見前呂祖謙云按洛誥云
在十有二月唯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則是周公成洛邑而書大至王唐書藝文志伏樂記至之耳
作此詩在于七年也勝注大傳三卷
鄭言止此三漢因至歌也通典注云乾豆
嘆說見前脯羞之類

○純不雜也。易乾
時精也。純純不
雜。

維天之命

集傳天命即天道也。

鄭云命猶道。刪說見後。

言天道無窮而

刪

與天無間

刪說並見後。

子思至不已

禮中庸物茂即云此引以其純也。舊按是亦非詩本意。

刪

刪程子至先後

於穆何楷云贊辭鄭云於乎美哉是也於乎不顯亦贊辭也於

乎者歎美之聲若鳥之吁乎也不顯何云即不顯也舊按不朱

子讀如字未知何是純何云本訓然以音同全亦通作全。禮記

投壺二算為純一算為奇是也物茂卿云純一之義言其誠

也舊按命之令之義朱子解中庸天命之謂性云命猶令是也

以天之付與人者言之也。與昊天有成命之命同不已言之

維天之命

眷命乎尚者不止息也。非文王之德之純一，豈能致之哉。以於乎不顯，唯美文王之德之純。中庸引之云：純亦不已。蓋文王唯純一，故不已。則不能純一，是其所以能致上天不已之命也。故云純亦不已。按命之為道，其義未聞。蓋鄭氏據上下文強解之，而宋儒因以成其說。然終於字義不合，斷不可從。已。孟仲子本作似。鄭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

何楷云：維天之命，清廟之第二章也。章首以天與文王對言，明是宗祀配帝之語。善哉。毛傳引孟仲子之言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夫所謂天命之無極，即此詩所云假以溢我。

也。其所謂美周之禮者，則美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之禮也。

集傳何之至轉也。本左傳恤之至記也。上同駿大。本鄭惠順也。說見後。

篤厚也。本言文王之神。刪說。以大至忘也。刪。同。

何楷云：左襄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

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左師辭邑，何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

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

恤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杜預注：謂何以恤我二句為逸詩。

今按假乎同遐，而遐通作何。故朱子以為聲之轉也。溢字之恤。

今按假乎同遐，而遐通作何。故朱子以為聲之轉也。溢字之恤。

故朱子以為字之訛也。似于宜。即此詩矣。惠說文云仁也。陸雲祖考頌駿惠。兩施景潤雲行。洋云化功濟其民。是用此詩語。而惠為仁惠。又烈文篇云惠我無疆。與此惠我同義。曾孫云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孔云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賁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篤何云。即中庸必因其材而篤焉之篤。通作立。說文云厚也。此屬望于天之辭。言我於文王為孫。既幸藉文王以受天之祐矣。今日高穹之上。庶其愛念我文王自我而後。凡為曾孫者皆益篤厚之而不替也。篤按言天將何以恤我乎。我當受之。天固大惠愛我文王。故以特厚其曾孫。將降福也。厚曾孫則所以恤

我也。

假左傳作何。說文作訛。云喜善也。溢左傳作恤。廣韻作謚。

維清

集傳緝續刪熙明

刪說肇始毛禮祀毛迄至也毛然此至文

烏刪

緝熙為按尔雅釋詁云緝熙光也周語晉叔向引昊天有成命
篇釋之云緝明也熙廣也毛於彼篇注亦云緝明熙廣也鄭以
為廣當為光字之誤也故鄭於此詩注云緝熙光明也孔氏云
釋詁云緝熙皆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今按熙又有廣義
書克典庶績咸熙與熙帝之載史記吳世家歌大雅曰廣哉
熙之乎皆為廣義蓋熙與元明廣大二義也鄭孔据尔雅訂之

行章篇云爰已有
緝御野云緝猶續
則未可可以弗

言續故不

者過矣夫尔雅以来諸傳相傳以緝熙二字之光明之義蓋古
訓也朱子必以緝為續者何乎况續明終不成文理乎斷從古
訓為是又見昊天有成命篇可合考又按易離卦象云明兩作
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明與朱子續明之言相似然彼特
取明兩之義故可言繼文王之典文王所創者何續之有哉典
在都云大冊也字从冊在可上尊閣之也為典以祭言肇尔雅
云始也何云當通作摩解見生民篇裡孔云祭天之名周礼大
宗伯職云以裡祀昊天上帝郑玄云文王始祭天而枝伐也
孔云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謂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
崇侯之屬是也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即祭天也愚

域櫟之詩曰芄、域櫟薪之德之亦言文王將伐崇而先祭天
之事迄尔雅說文皆云至也用猶以也黃佐云如小旻是用不
集是用不得于道是用不潰于成用字同迄用有成者謂至今
日用能成此王業也禎爾雅毛傳說文皆云祥也孔云祥者徵
兆之先見者也何云周家有天下之祥早已見于文王肇裡之
日其感格天心舊矣然則今日明堂之祀以配帝不亦宜乎

烈文

集傳烈光也

毛釋詁

此祭至之也

則說見後

嚴祭云成王即政之初周興未久也其助祭諸侯往身佐文武以定天下者故先稱美之乃告戒之辟公王炎云為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錫何云通作賜說文云予也茲此也指下文祉福言祉說文亦以為祿也爾雅疏云繁多之福也何云按祉之言止諸福所止繁多之義也福之言祐之言厚也言為天所加厚也錫茲祉福主武王克商之後封建諸侯而言既列之爵復昨之士其為祉福孰大焉惠何云猶貽也與分人以財謂之惠義同無疆孔云無有疆畔謂長無期也子孫何

云辟公之子孫也保何云抱持勿失之義孝注以為安慎是也成王呼助祭之諸侯而告之曰爾有克烈文章之辟公我先王既賜汝以建邦啓宇之祉福矣爾其思所以屏翰王家果能惠我以無疆之休則女之子孫亦庶乎其永保此爵土也左襄二十一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臬王鮒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按味此可以得釋詩之意下文無封靡四句正申上惠我無疆二句而言

何氏小引云烈文成王初見于武王廟諸侯來助祭事畢將歸國君臣交相勅戒之辭自注序及蔡邕獨斷皆以為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歐陽修以為成王初見于廟諸侯來助祭既祭而君臣受福自相勅戒之辭愚按此與載見篇同為一時之作觀二詩皆稱烈文辟公可據彼為廟中贊勞之語此則諸侯事畢將行當陞辭之時因而交相勅戒也愚按何楷以此詩為成王初見于武王廟諸侯來助祭事畢將歸國勅戒之則得之但為君臣相戒繼序其皇之以上為君戒臣無競維人以下為臣戒君其說本歐陽修然一篇之詩而斷為二人之言恐無此理今按通篇皆君戒臣之辭也

集傳靡汰侈也。孔云靡崇尊尚也。戎大。毛語大也。說文助祭錫

福之。五字

無何云與母通戒辭也。毛云封大也。靡累也。孔云定四年左傳云吳為封豕長蛇封與長為類則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夫也。靡謂侈靡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為累也。毛按未知與朱子何是也。崇何云爾雅云高也尊尚之意。說文云常思也。毛按戎功毛以為大功蓋謂助先王以成王業之功也。朱子以為助祭錫福之大功是豈足為大功乎。何云續也。序通作叙。說文云次第也。子孫繼世以叙相及故曰繼序也。皇說文云大也。徐云皇之為言煌然也。嚴云說者多以辟公為稱諸侯之祖

皇按能序字又見周子小字

父念茲戎功為勉之以念祖父之功。今考本紀註徐廣云武王克商二年而崩皇甫謐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正如謐之言。武王克殷後六年耳。烈文作于成王即政之初。孟津諸侯固多存者不應專戒其子孫也。

無白虎通作母。繼豐氏本作繼。

集傳又言至之也。刪後說中庸至下平。毛按非所以解此詩刪。

競鄭云彊也。魚競毛云競也。為按左傳云南風不競楚無功又

云楚是以再世不競。皆言弱也。今無競反言之則為彊也。

無競維人猶言豈無能彊於天下乎。此人也。訓說文云教也。四

方其訓之。言四方諸侯以其人訓之也。即聲。訖于四海之謂

與猶言不競也此借為由原云

也何云德者君人之大德以丕顯贊德亦主心用而言也發政
施仁皆是百辟何云諸侯也刑何云通作刑復古編云刑从刀
行聲到也刑从刀从井法也於乎何云嘆聲前王何云前乎此
之為王者者毛云武王也忘說文以為不識也何云王徃矣而
功烈德澤如在其訓之刑之者至今猶尚可記識於人心故曰
不忘也中庸引不顯維德二句而足之曰是故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篤恭者恭已正南面之謂如武王所云垂拱而天下治者
蓋言德惟丕顯則自足以致天下之平他無所事矣而舊說皆
以篤恭不顯非也若大學之親於乎前王不忘尤為明白曰
君子資其資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

也為按中庸所謂是詩外之理非親詩朱傳引之解詩恐非是
歐陽修以為無競以下臣戒君之詩何氏從之非也非也今按
是亦君戒臣之辭而已其特言前王以贊之者言前王有此德
天下之諸侯訓之刑之而不能忘汝能以不忘于前王之心事我
乎是亦所以惠我無疆也如是解與首四句意相應而無支離
之患
競在經文字作倛維左傳作惟訓左傳作順維中庸作推乎大
學作戲

天作

集傳高山至山也。鄭荒治。刑康安也。艱阻險至意也。險也。說見

後夷平。行路也。地祭。徑道路。見刪說。王既作。葛山既作。英作。

作說文云起也。荒爾雅云奄也。何云。按荒者草淹地也。故有奄

義。奄之為言覆也。言此岐山之地。大王一且奄而有之也。禹按

闕宮篇泰山巖。魯邦所居。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海邦荒。毛

云有也。鄭云奄也。孔云奄有之也。宋子後鄭云奄也。此篇荒字

與彼正同。而朱子變為治者。非也。何又云。晉語鄭叔詹謂鄭文

公曰。臣聞之。親有大。莊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也。此

天作

訓荒為大然于文氣欠順康亦雅云安也大玉遷都岐下文王
嗣興惠鮮懷保後而安康之使其民有固志孟子言文王之治
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釜
政施仁必先艱寡孤獨即其事也又按岨平聲七餘反与阻同
說文云石戴土也卷耳篇陟彼岨說文作岨是也阻上聲側呂
切說文云險也二字不同然阻亦通作岨宋玉賦高丘之岨是
也此詩岨与夷對則當通作阻謂險也但朱子加僻字恐無此
義沈括筆談但作岨朱傳從之王應麟云筆談引朱浮傳作彼
岨者岐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

為朱浮亦無岨字朱子云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据
豐氏本亦作岨窮按但作岨雖沈氏說難据然亦以音通用朱
子作岨恐是矣何云彼徂矣句朱傳連下岐字讀為句黃震云
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但矣之下恐驚
俗也窮按二彼字當指大山作矣岨矣亦皆指大山岐字當屬
下句指岐周之地非指岐山知者若指岐山當於篇首言之今
言之於此可見上文高山指岐山而此則指岐周之地也保者
何云抱持不失之義孝經注以為安鎮是也窮按此詩言高山
天所作起大王始奄而有之彼高山作起矣如不宜安康而文
王能康之彼高山應阻矣如不宜事易而岐周之地平易之行夫

此高山天之所作而大王文王之所興既康且夷則子孫宜保之以不失矣朱子以彼作矣之彼為指太王也單稱彼者外之辭豈有子孫而外其祖先者乎又按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四句雖皆據山而立言然其實言文王治岐安民其道平易宜為萬世之法蓋比體也故岐有夷之行一句就彼祖矣一句觀之則似以行路言就子孫保之一句觀之則似政教言一句兼兩意可見其比也若專指道路則子孫豈道路而可乎何云薛君云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刈向說苑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皆同毛鄭之說薛按此皆以行為政教朱子以為行路余謂當兼二意

何氏小引云天作祀岐山之樂歌自注云出季本詩說解願按易升卦六四之爻曰王用享于岐山吉則岐山之祭周固有之矣此詩所頌止及太王文王而未系子孫保之一語定是武王時所作鄒忠胤云天子為百神主岐山主氣攸鍾豈容無祭豈容無樂章不言及王季者所重在岐山故止挈首尾二君言之也序云祀先王先公也蔡邕獨斷亦然夫祀先王先公而止

及大王文王彼大王之前有后稷文王之前有王季何不一齒
及欽禮經中曾有此祀典否欽朱子止以為祭大王之詩亦疑
其不應獨遺王季故耳然篇中何以兼頌文王鄒駁之云夫序
增入詩中所無之先公而朱子又偏遺詩中所有之文王均之
莽矣申培說則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夫以二王配岐
山于禮無所載皆臆說也
祖矣：後漢書作者孫下後漢書有其字

昊天有成命

集傳二后文武也毛賈祖宥宏深也未詳何密靜密也

靖安也宥深繼續刪國語至者也周

昊何云本作畀孔安國云元氣昊然廣大也成命季本云謂不

易之定命也受說文云相付也徐鎔云取上下相受也康尔雅

云安也夙夜謂朝夕也命即有成命之命宥說文云寬也密新

書作謚說文云靜治也一曰無聲也萬按猶過密之密萬時華

云繼世之君多以成命可徵于是心中逸豫無以為承藉天命

之基如築室者基址不固雖棟宇巍然已有土崩之勢矣成王

以不敢康為心故其所以基命于夙夜者如是宥如是密即

故今稱按是批
也傳云肆故今也

昊天有成命

。國語云宥寬也
密寧也俾明也
庶廣也

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止暴亂也。禮仲尼燕居篇孔子
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何云人君以寬大之德為本而
靜以行之則其施之民者既無苛之無所擾自然歡欣和悅各
得其所樂孰加焉是之謂無聲之樂也。賈誼云夙夜基命宥謐
者寧也億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
之孫也。又云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傷
怨故曰宥謐。為按賈誼說有与詩意不合者今祿其可取者一
二而已。單通殫說文云極盡也。禮語歲既單矣惟為社事單出
里莊子單千金之家義並与殫同。靖說文云立淨也。淨者亭安
之義肆其靖之主天命而言謂天之眷周安固而不移也。与首

。周語晉羊舌肸聘
于周單靖公享之
儉而敬諸說昊天
有成命單之老送
叔向。昔之曰昔史
佚有言也。勸莫若
敬居莫若儉德莫
若讓事莫若咨
單子之况我礼也皆
有焉且其語說單
天有成命其詩曰
天有成命。受
之成王不敢康夙
夜其命宥密。端
熙豐心群其
靖之是道成王
之德也。成王能明
文昭能定武烈
者也。夫道成命
者而稱昊天翼

句及基命句相應。徐克啓云武王末受命故武王之後不可無
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
自尔。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大矣。
鄒忠胤云竹書紀康王三年吉禘於先王更定樂章。此類是已。
此詩為頌成。雖微國語亦自曉然而證之國語尤信。黃佐云此
為祀成王之頌。大雅下武篇為此頌受釐之雅。其為一時之樂
無疑也。何云按穆天子傳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陶天之詩。舊註謂陶
天即昊天也。篇中有成王不敢康之語。疑祭公以此規諫也。又
云諸儒皆繇毛鄭輩。定以頌為成王之詩。周公所作。康王而後
不容有頌。然則執競篇以不顯成康並言。非明指成王。歸康王

其一也二后受之
後于德也成王不
敢康敬百姓也
夙夜恭也其始
也命信也其寬
也密寧也得明
也熙廣也厚
也驛固也請
也其始也異上
德讓而敬百姓
其中也恭儉信
寬帥歸于寧
其終也廣厚其
心以固歸之始
於德讓中於信
寬終於固歸故
曰成與賈說雖
於詩意未必盡
合然亦可以證
是詩為祀成王
之詩

劉而何善乎范蜀公之言曰揚雄所謂康王之時頌夸作于下
班固亦謂成康沒而頌聲寢言成康之後不復有見于頌也此
可以破後前諸儒之贅說矣
昊穰天子傳作嗣基禮記陸德明本俱作其容賈誼新書作謚
國沿無於字單國語作賈

我將

集傳將奉鄭云享獻說文毛右尊至之也見後此宗至樂歌序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曰至必也見後說

何楷云將字从寸者手也故有奉持之義禹按毛鄭以來皆
以為羊牛享獻之所用獨何楷不然云羊李本云實樂之羊也

按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用騂犢則明堂祭天當用特牛而有羊
者周禮羊人曰積共羊牲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樂也先柴而

後獻故維羊文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共祀也孔氏以為祭
天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當用太牢則天與文王異饌矣以父配

帝牲牢自宜如一不得異施如召誥用牲于郊以稷配而曰牛

我將

按西雅云祭天曰燔
柴祀記燔柴於天也
燔柴祭天也然燔柴
謂郊天之禮明堂禮
非燔柴之禮何氏以
此羊為燔柴之羊
似以郊禮明堂

二也况牛羊之下但曰維天其右之則首舉羊牛專為天言而
不及配帝之文王矣又云周禮羊人凡積其羊牲鄭氏謂積
為積柴疏謂積柴實牲幣煙氣上聞也又謂祭天用犢日月以
下有用羊者故云維羊維牛而鄭司農於大宗伯實柴注又直
云實牛柴則其說不同矣今詳此詩本祭上帝其牲用犢者也
而維羊之文在其上牛人不言積其牛牲而獨羊人於積言羊
則可見實柴當以羊矣實柴之羊非大牢之羊也此說未知是
否且詩中所謂多與禮不合者若以其介主人觀于王是也詩
言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審文意恐非羊牛異用之謂言維羊於
維牛之上者以便韻耳何說恐鑿矣其者何云不敢遽必之辭

云云即食其德
而右耶之又

報答我祀
而享其祭也

右奠以為助也果子以為尊也則為左右之右何氏亦從之引
黃佐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
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又據周禮春官大祝有
享右祭祀之文注右讀為侑勸亦於此詩難通於按右當通作
侑爾雅秋訓云醕酢侑報也郭註通謂相報答不至於飲酒也詩蓋言天庶其
右陸德明本作佑
此詩朱子以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何楷從朱
子云序及蔡邕獨斷皆云祀文王于明堂之所歌也按孝經子
曰孝莫大於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今觀此詩以

天與文王並言則所云祀文王明堂者其為祀上帝明矣上帝者兼昊天上帝與五帝之稱也雖兼祀五帝而以天為主故篇中但言天孝經言宗祀配帝而首曰嚴父配天亦其義也羅泌云郊一明堂六尊祖而親考也詳見生民篇陳祥道云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父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又云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盛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考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

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者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蘇轍云古之論郊祀者莫容於鄭氏然世或以其怪而不信予為之辨曰天一而已然而天有五行五行之神而尊之曰五帝不可謂無六天也史稱秦襄公居西方自以為主少皞之神故作西時以祀白帝其後宣公作宮時以祀青帝靈公作吳陽上時以祀黃帝下時以祀炎帝漢高帝曰吾聞天有五帝而不足一何也於是復作北時以祀黑帝其說與鄭氏合故鄭氏之說古矣若夫王肅之學有昊天而無五行

子竊非之朱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又云允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為祭天其五為祭土帝其禮若不同矣易則但說享上帝未嘗分別如曰聖人享以享上帝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觀之允說上帝者是總說帝也林之奇云歲之祭天者四郊于冬至一也明堂于季秋一也祈穀于孟春一也大雩于龍見一也孔穎達云此言祀文王于明堂謂大亨也按月令季秋大亨帝蓋以兼昊天上帝與五帝而祭之故曰大亨郊祈穀之祭以右稷配雩之祭以五人帝配皆與文王無預此以知其為大亨也其曰宗祀者何也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

亦謂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此其義也孔云月令季秋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為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故祿問志云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葛按物茂卿云帝亦天也漢儒謂天神之尊者是古來相傳之說也宋儒曰天以理言之帝以主宰言之其意以理為主宰則帝天何別亦難其解已蓋上古伏羲神農黃帝顓頊帝嚳為按月令無帝其所制作畋漁農桑衣服宮室車馬舟楫書契之道亘萬古不墜民日用之視以為人道之常而不復知其所由始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蚩蚩夷狄之邦視儼流傳莫不被其德雖萬世之後人類未滅莫之能廢者是其與天地同

功德廣大悠久孰得而比之故後世聖人祀之合諸天名曰帝
如月令所載五帝之名是也夫人死體魄歸於地魂氣歸于天
夫神也者不可測者也何以能別彼是乎况五帝之德侔于天
祀以合之与天無別故詩書稱天稱帝莫有濺別者為是故也
如堯舜以下作者七人既祀之學萬世不替而五帝之德若是
之大豈泯乎不祀先王之道斷乎不然矣所謂祀其始祖配
諸所自出之帝者即五帝也即上帝也可知已至於漢儒以上
帝為天神之尊者又就五帝別五行之神与人帝則臆說耳大
古之礼祀后土以禹配祀先既立主又立尸祀天亦然是先
王之道合天人而一之故傳曰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制礼之意

如是夫且帝之名奚昉也若是天子之名而推以命諸天則先
王尊天之至必不敢若是天之名而推以命諸天子則先王之
恭必不敢以此觀之帝是五帝合諸天也尊聖人之至豈不然
乎萬按月令五帝春其帝太皞注云伏羲氏夏其帝炎帝注云
神農氏中央其帝黃帝注云軒轅氏秋其帝少皞注云金天氏
冬其帝顓頊

集傳儀式至法也刑報諸法也刑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為按唯儀之訓法者

再雅說文不云蓋敬錫福也鄭云受福此能至文王為受福於

文王此說在此之右以刑

何楷云儀有儀可象之儀聲名文物之類若儀礼所載是也式

式禮文之法也

說文云法也紀綱制度之類若周禮所載是也刑通作荆義亦
訓法但儀式皆實字刑是虛字為按三字皆為虛字而用否則
與下典字重複典莊都云大冊也字从冊在可上尊閣之也何
云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所謂典也日字與聖敬日躋日
字同意靖說文云立諍也諍者亭安也為按靖爾雅秋詒鄭箋
皆云治也蓋自立諍之義而轉也何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
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今法其舊典所以日求安乎四方也伊
發語聲嘏何云禮記云長也大也說文云大遠也徐鍇云謂大
遠之福也為按鄭云受福曰嘏孔云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
主人与之以福是受福曰嘏伊嘏文王鄭云維受福於文王是

侑報也言報
其禮意而享

也朱子云此能錫福之文王忌非是也又嘏唯從說文為大遠
諧文王之德大而遠亦通有為按亦通作侑秋訓報也享何云
本訓獻然神歆其獻亦曰享孝經祭則鬼享之是也既右享之
孔云既饗而歆饗之是也為按亦通作鄭云我儀則式象
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既右
而饗之言受而福之何云既右享之者自必之辭也必之以理
也

典左傳作德

集傳所以至意乎

何云我夙夜為祭後言也上文既投誠于天而冀天之來享我

矣而卒而後苟我不能法文王之典則天將變其享我者而威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于以時保此右享之意使天永眷我而不替乎鳥按保之言保天與文王報答于我之福時是也于時於是也何以為時非也真德秀云後世人主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哆然有矜大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集傳程子至時也

鳥按制禮之意未可知然否思當刑萬物本乎天制本乎祖郊特牲文冬至祭天周禮大

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圜丘是也蓋無所本季秋享帝月令祀后稷以配天是也萬物成於圜丘是也

季秋是月也大饗帝是也以父配之孝陳氏至之也陳氏名

是也掃地而行事祀記郊特牲云掃地而祭是也器用陶匏郊

牲文牲用犢享之禮
郊特牲文大即月令所謂大饗帝
東萊呂氏曰至一也

時邁

桑傳邁行也

毛

周制至畢朝

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

殷國注云殷猶衆也書舜典云歲

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禮王制云天子五年一

巡守柴而禮祀山川觀諸侯書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此巡至歌也序云時邁巡守云時邁詩

祭柴望之樂歌也

何楷云時邁其邦即於皇時周篇事也邁說文云遠行也萬尚

烈而古之得天下者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堯之天下望

於山川編於群神蓋受命之始不得不尔故武王革命之始凱

歌方終天下初定遂有方岳之行告以革命之事時邁其邦言

時邁

守設國之常制也。為按時邁，猶周書所謂時巡。蓋雖非十二年之常制，亦行巡守之禮，故必以其時也。時謂如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月朔巡守之類也。嚴粲云：有天下曰天子，之謂使為王也。為按呼昊天而望其以武王為子，語近慢侮。周公敬天之至，恐不然也。竊謂子恐右之誤，字畫相近，我將云：維天其右之。此篇云：昊天其右之。文意正同，未為無據矣。但前人所未言，故不敢擅改之。

集傳右尊刑序次。鄭云：次序其事。震動，釋毛。易。豐懼，毛。秋。懷來，毛。釋。柔安。

毛。秋。信也。鄭。秋。是以至震之。為按：不知震字指何而言，非是也。

右鄭云：右助也。為按：右佑同字。書太甲：皇天眷佑有商之佑。序鄭云：次序也。曹氏

王之傳序也。錢氏云：謂以周繼夏商也。季本云：實右序有周，猶曰曆數在爾躬也。

國語：夫兵戰而時動，則威震。是兵震也。

蓋天命所右，次序及之。意言天以武王為子，實扶助之，使膺曆數而為人神主。下文震疊懷柔，正其實也。薄何云：發語辭。震易及爾雅皆以動也。為按：蓋畏伐之謂言伐商威震諸侯也。錢氏云：震之只是朝會奉而示以更始之意。如頌正朔一律度修五禮如五畧是也。忘非是也。豐毛云：懼也。何云：按豐字本作疊。从三日，从宀，楊雄說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宀乃行之。王莽嫌三日太盛，改為三田。今訓為懼者，以罪既定則將施刑，故有恐懼之義。或通作懼。爾雅說文皆云：懼也。莫不震疊者，言有邦諸侯莫不因王之震動而各懷恐懼也。何云：懷者，招來使就己之義。柔者和順，不相怫之義。曹云：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

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溥天之
下莫非王土故巡守所至者神皆祭焉楊氏云所謂懷柔百神
者言合祭四方山川之神故云百神非必兼上下之神也何云
按賦詩所云隨山之附于喬嶽者川之翕于河者皆百神也河
喬嶽解見賦篇河水之大者喬嶽山之高者皆望而祭之胡氏
云望祭各設于巡狩之方其位茅以辨之而植表于中周禮所
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莚設表望是也兌王維后何云贊
辭也諸侯服之鬼神享之信哉王者之為天下君皆本于天心
右序之而然也對天言則為子對神人言則為后以位言則為王
震之震後漢書作振疊爾雅作懼柔陸德明本作濡喬淮南子作嶠嶽陸本作岳

集傳戰聚

毛親 藁韜 毛 肆陳也 鄭為 按思文篇云陳常于夏中

國也

一未 知是 否 又 既 以 至 諸侯 一未 知是 否 又 中國 上 見 天命 未 知 是 否

又 一 說

或曰 至 之也 本 孔 所 引 周 禮 注 呂 叔 王 說 萬 按 以 夏 為

中國 即 其 所以 為 肆 夏 者 特 取 于 肆 一 字 而 已 若 然 則 肆 中 有 肆 字 者 如 昊 天 有 成 命 肆 其 靖 之 亦 可 謂 之 肆 夏 何 獨 此 篇 乎 朱 子 既 以 夏 為 中國 而 又 引 此 說 余 不 知 其 何 意

昭何云光明著見之意武成篇所云昭我周王天休震動者上

文人神受職則其事也式何云祭語聲式序在位為按忠即上

文右序之義言為天所右序而立在天子之位書朕在位七十

載此說未知是 否 何云載戰干戈以下言偃武修文之事載之

言則也戰說文云藏兵也干戈解見公劉篇藁韜云韜也詳見

詩為周文公之
頌則作詩未即
周公也
德也
德也
德也

形弓為何云弓矢皆象形史起云揮作弓陳祥道云弓以木為
身以筋為面筋所以為深絲所以為固說文云古者夷牟初作
矢求何云講求之義懿爾雅說文皆云美也肆說文云極陳也
時何云通作是鄭云樂歌大者稱夏肆于時夏鄭云陳其功於
是夏而歌之何云言以武王偃武修文之意陳于是夏而歌之
也鄭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周語穆王
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
動則威觀則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
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
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

虞鐵論作於

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集傳春秋至于戈宣十二年左傳外傳至于頌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

戈載櫜外傳至于三也鐘師語周禮春官呂叔至文也周禮注所引

萬按文王之三國語明謂文王大明縣鹿鳴之三左傳明謂鹿

鳴四牡皇者萃然則肆夏之三據周禮當指肆夏昭夏納夏

是自可信也然周禮云肆夏昭夏納夏而國語則云肆夏樊遏

渠二書不合杜預韋昭皆以謂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

一名渠以欲合三夏之數然若如此說則穆子於肆夏已舉其

正名也舉其異名而韶夏納夏則單舉異名而已與文王大明

縣但舉一名之例不同既自可疑叔王又合樊遏為一與杜景

異何指則以為渠字屬下句。遂彼之稱也。如是肆夏也。樊也。邊也。於三夏之數固無礙。此諸說似稍長。然肆夏獨與周禮同名而樊邊皆與周禮異。且肆夏獨言夏而樊邊皆不言夏。是猶有可疑者矣。至呂叔玉取時邁執競思文三詩以充三夏。其意蓋倣文王之三鹿鳴之三。然其可証者獨時邁有肆于時夏之語已。思文之為納夏既無可証。至如執競。明日成康則為昭王以後之詩。無疑矣。夫昭王以後之詩。而周公作周禮時豈得有之哉。最踈之甚者也。何指則以為王夏。文王在上之詩是也。肆夏。時邁之詩是也。昭夏。雖之詩是也。納夏。武之詩是也。章夏。棫櫟之詩是也。齊夏。思齊之詩是也。族夏。行葦之詩是也。被夏。楚茨之詩是也。騶夏。祭扈之詩是也。其說雖如可聞。要無確據。特取詩中一二字相彷彿者以強成其說耳。善哉。鄭司農云。九夏。疑皆詩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可謂卓見也。

執競

集傳此祭至之時

南云祀武王也競強也鄭云天下至而競

後見

競何通作德說文云強也

執競鄭云競疆也能持疆道者維有武王耳何云以德之劉言易所
謂自強不息是也魚競毛云競也鄭云不疆乎其克商之功業
言其疆也烈何云以興王之功業言烈本火猛之義功之光且
盛者亦以烈名之言武王之功業著盛此詩本為祭成康作而
以武王祭端者原我周有天下之所自始也顯何云顯明飾之
義故也雅訓為見鄭訓為光也不顯鄭云不顯乎言其顯也
何云以德言成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康之教忌天

執競

威對揚文武之光訓是也徐士彰云創業之君開天闢地其考
天心之所屬有不待言三守文之主類多憑藉舊業耳今成康
以德凝命是其為君亦天作之与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也
按毛云皇美也孔云祝詒文鄭云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亦
通

競周礼注作儵競五经文字作儵不豐氏本作五

集傳斤：明之察也毛云明察也釋訓云明

何楷云自彼者追數昔日之辭查说文云覆也大有餘也奄有
四方何云居高位以臨四方如天之覆然也斤：其明何云亦
以業言斤：尔雅云察也舍人云物情詳之察也孫炎云重慎

之察也何云按斤者所以權輕重之數十六兩為斤斑固以為
斤者明也愚疑斤只當通作昕说文云旦明日將出也周之方
興亦如明初出地之象故擬之曰昕耳

集傳隍：和也毛將：集也毛剛說穰：多也毛云孔云象

隍：漢書風俗通俱作隍何云隍當依漢書作隍说文云鐘聲

也箎陳暘云箎之箎也將：漢書作鐸何云按周禮鐘師掌

金奏凡祭祀饗食以鐘鼓奏燕樂磬師掌教燕樂之鐘磬箎師

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箎之樂燕樂亦如之鐘磬者應鐘之磬鐘

箎應鐘之箎又竹音亦有名管者然與鐘鼓磬相聚為類則於

經魚文陳暘亦知此箎為箎之箎矣而但泥箎磬同音之說

鐘與鼓應則磬當與篋應今考周禮職瞭掌擊筦磬固應笙之
磬也而無筦樂用之文詩不應錯舉及之不敢從也降說文云
下也穰說文云黍稷已治者何云按稷乃黍茂盛之義故借為
穀豐稔之貌詩豐年穰穰史穰穰滿車是也

噲漢書風俗通俱作錕篋風俗通陸德明本俱作管將漢
書作錕說文作箠風俗通作錕

集傳簡大也訓秋反謹重也反覆也孔云秋言云復反也

本作覆反覆不厭也

威儀反何云與賓之初筵解同行禮之時周詳反顧式禮莫愆也
既醉既飽李氏云蓋祭終而飲福耳何云神享之也茲按二說

未知何是萬尚烈云反乃出乎爾反乎爾之反即楚茨云報以
介福也

反潛夫論作板

執競一章十四句何楷以為二章七句

何氏小引云執競祭成康也昭王之世始以成康備七廟此其

日祭之詩也自注朱子云此昭王以後之詩昭王名瑕成王孫

康王子按天子廟制先儒所說不同有謂代各異制者禮緯稽

命證及春秋鈞命決皆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

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謂夏太祖無

功而不立惟禹與二昭二穆故五殷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

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周以後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故七也有主四廟之說者喪服小記云王者立四廟今按四廟卽謂高曾祖考四親廟南齊志云先儒說高祖以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也有主五廟之說者漢匡衡云在昔帝王承宗廟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墜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常玄成等十四人奏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之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

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何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何稷始封文王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溢而已鄭玄亦同是說馬融申鄭之意謂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也有主七廟之說者禮記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家語子羔問尊卑之

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穀梁傳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劉歆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故德厚者胤光德薄者胤卑然七廟亦有二說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而祭法則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王肅依據王制而兼取二祧之文謂天子七廟者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朱子為之圖說又頗異王肅其大槩謂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為都宮

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六廟親盡則毀而逆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待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為證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祔祧者昭入于昭穆入于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諸侯大夫其遷毀之次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若至七廟之外宗無定數之說者王肅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定廟之數殷之五宗其德而在

其廟亦不以為數。王舜列歆亦云。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大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而邦玄非之。謂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曰周旅。酬六尸。一人。祭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豈禮也哉。故盧植尹更始皆云。天子七廟。據周也。又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後。穆文武特七廟。張融亦云。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甫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

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其後唐明皇初。立太廟九室。胡致堂深非之云。宗廟之禮。繇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祀而隆殺之也。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饗食也。明皇始為九廟。何所取乎。以為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益于其間。是則禮之盡也。愚嘗合衆說而折衷之。四廟習其近而忘其遠。五廟沿其同而昧其別。七廟斯盡制矣。而無以處夫有功德而親盡者。至如朱子謂初立一昭一穆。亦百世不遷。則苟非德如文武。安足以當之。故不如宗無常數之說。於理為

長若拘摹文武二世室之制定為九廟則不從之甚者也陳祥
道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盡禘
於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
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
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
之至恩祖功宗德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
人則敬其位况廟乎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况祖
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
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
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後以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

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
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
卑不別也又王祭禘五而下及庶親之孫上不及庶親之祖不
亦詭哉王彛劉歆論之于漢韓退之論之于唐皆與肅同蓋理
之所在者無致也又云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
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于
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褒王致文武胙
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
矣褒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孔子在陳聞
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

突之其言雖涉于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劉歆王肅韓退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礼字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礼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礼特起于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徒世祖先同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為祧則祧者非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為超誤矣既曰祧矣又以文武為不毀之祧何耶詳觀數說而七廟之義又益明矣

然周自武王受命七廟自后稷而下始自何代經無明文以周礼考之字祧奄八人注疏謂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一人故八人也其固然矣夏官隸僕職又云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鄭玄注則謂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易氏以鄭說為誤成王之時七廟雖立而未備以天子之礼致六享者五后稷大王季文武此為五廟五寢也愚按易氏之言深為可信唐中宗時太廟亦僅有六室周之追王止于大王則自大王而上皆不得登于七廟之列及成康歿而周始備七廟是則執競之詩所為作也然成王崩周人祀之于廟則有昊天有成命及下武二詩而康王祀廟之詩無聞

焉執競之詩為成康作但一詩而以二王並言則又心疑之已
乃恍然悟曰此即所謂日祭之詩也周語蔡公謀父曰先王之
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
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
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劉歆以為去事有殺故祖禘則日祭曾高
則月祀二祀則時享壇禘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
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常昭說大都相合而楚語
觀射父亦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禘侯舍日卿大夫
舍月士庶人舍時漢初陵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
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蓋猶存古意至唐

貞元時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
薦之不必卜擇時也故叔孫通云古有嘗果今櫻桃方熟可以
為獻繇是惠帝取以薦宗廟是不卜日矣當叔孫通之言且曰
有嘗果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享者告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
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
于秦代漢氏因之而又改人居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既以
二十七日而除則朔望奠酬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
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既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
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朱子云左氏若持祀於寢而

語有日祭之文。是主復寢。猶日上食矣。然主既復寢。則其几筵
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今按日祭之典。雖
於他經無所見。而國語兩及之。劉歆常昭輩。皆為推明其說。則
古有此禮矣。五經異義亦云。謹按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自
古而然也。然則成於昭為祖。康於昭為禘。執競之詩。當是於日
祭上食時歌之。故以二王並言。篇中於八音獨舉金革石竹四
者。亦可見其與大祭祀不同。故於音有所不備也。何楷又云。朱
子據詩詞。直以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較為近之。然三后合
祭。禮所未聞。鄒忠胤謂周制先公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廟
在鎬。其成康亦祔於武廟。可知而此祭非禘。故止及三王
耳。朱克升亦云。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
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借日文世室無詩。則夫
子正樂于殘缺之餘。但因所存者存之耳。二說要皆憑臆揣摩。
無所稽據。愚按何氏辨七廟甚明。但以此詩為日祭所歌。乃未
知是也。

思文

集傳思語辭

漢廣篇毛傳辭也

文言至德也

本

立粒通

鄭云立當作粒昔堯遭洪水黎

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為按恐當刪說見後

極至：至也

刪說

貽遺也

鄭秋來

小麥

張揖廣雅

牟大麥也

同上

率徧

也

育養也

鄭秋

言后至配天

文后天也

莫非至：也

剛而得至國也

刪說

或曰至之也

刪說

配何云通作妃說文云匹也曹氏云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

苟不得其養則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養人故其功足以配

天矣立我烝民二句正克配之實立何楷云即為生民立命之

立張文潛云免於什之謂立：我烝民者食而後免于顛朴之

患也為按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微服游于康衢聞童兒詠云

克即云能也孔公秋言文

思文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按鄭以立為粒者待
以此詩為后稷而作已然如康衢歌則為堯而作亦云立我烝
民夫堯平章協和黎民於變豈特粒之而已哉繼以康衢歌為
偽作豈以列子為不古乎烝鄭云衆也孔云釋詁文何云按火
氣上行為烝人衆則氣熱故烝有衆義極毛云中也何云徐鍇
云屋脊之棟也舊注訓極為中義蓋本此左成十六年申叔時
曰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
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語芮良
夫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鳥按爾
極爾字蓋指民非指后稷后觀左傳國語皆易其字以為說可
見杜預云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也來說文云周所受瑞
麥來麩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鳥按孔疏引此來麩
作麥二象芒束作芒刺牟說文作麩云來麩麥也孔云孟子云今夫
麩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注云麩麥夫麥也陸德明云廣雅云麩
小麥麩夫麥也鳥按說文來麩二字每合言之不別其為一物
二物然趙岐及張揖二說足証其為二物鳥按閔宮篇云赫二
美源其德不囿上帝是依魚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
百福黍稷重穰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黍稷重穰植穉

菽麥之文直係于降之百福句下可見其降福者正指黍稷重
糗等而言也自后稷一得之以教民稼穡萬世莫不賴之就中
來牟有接絕續之功而為珍瑞謂之天所賜固亦不誣矣但因之遂致傳會
始得之以為珍瑞謂之天所賜固亦不誣矣但因之遂致傳會
之說如鄭所引火流為鳥五至以穀俱來其事出偽泰誓尤為荒
唐不根不足信也率何云通作衛循也徧歷之意何云對彼為
此對我為爾皆互文也疆何云本作畫說文云界也从田三其
界畫也界說文云境也何云按疆既訓界則二義無別以字求
之疆从二田是總彼此之田界而言界从田从介者畫也則
但主言一田之界耳為按蓋言上帝與我周以來牟之種命以

遍養群生而無有彼此疆界之殊按何氏以無此疆爾界一句
屬上句以稷極界為韻今從之若從朱子則宜屬下句陳常采
時夏鄭云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何楷云陳
常于時夏指祭日所行郊祀之祀而言冬至郊祀歲一舉行以
此為常故曰陳常夏即九夏之夏按周禮大司樂職云凡樂事
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昭夏郊祀大祭祀也
循常禮而行當奏此三夏故曰陳常于是夏所以著其為盛禮
也為按鄭以常為常久之功亦通然此何說稍迂引九夏者殊
証夏之為歌耳非直以此夏為九夏中之一也故其注周禮云
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不取

呂叔玉說也。何氏直以時夏為九夏中之三夏，但何所謂九夏，無思齊篇亦異。叔玉則不直指此詩耳。今按陳常于時夏，蓋言以其所以致郊祀之常祀于后稷，故陳是詩而歌之也。然朱子說亦可通，錄以備考。

賄。漢書作飴。陸德明本作詔。來。漢書作釐。文選注作喜。年。漢書字書俱作麩。文選注陸本俱作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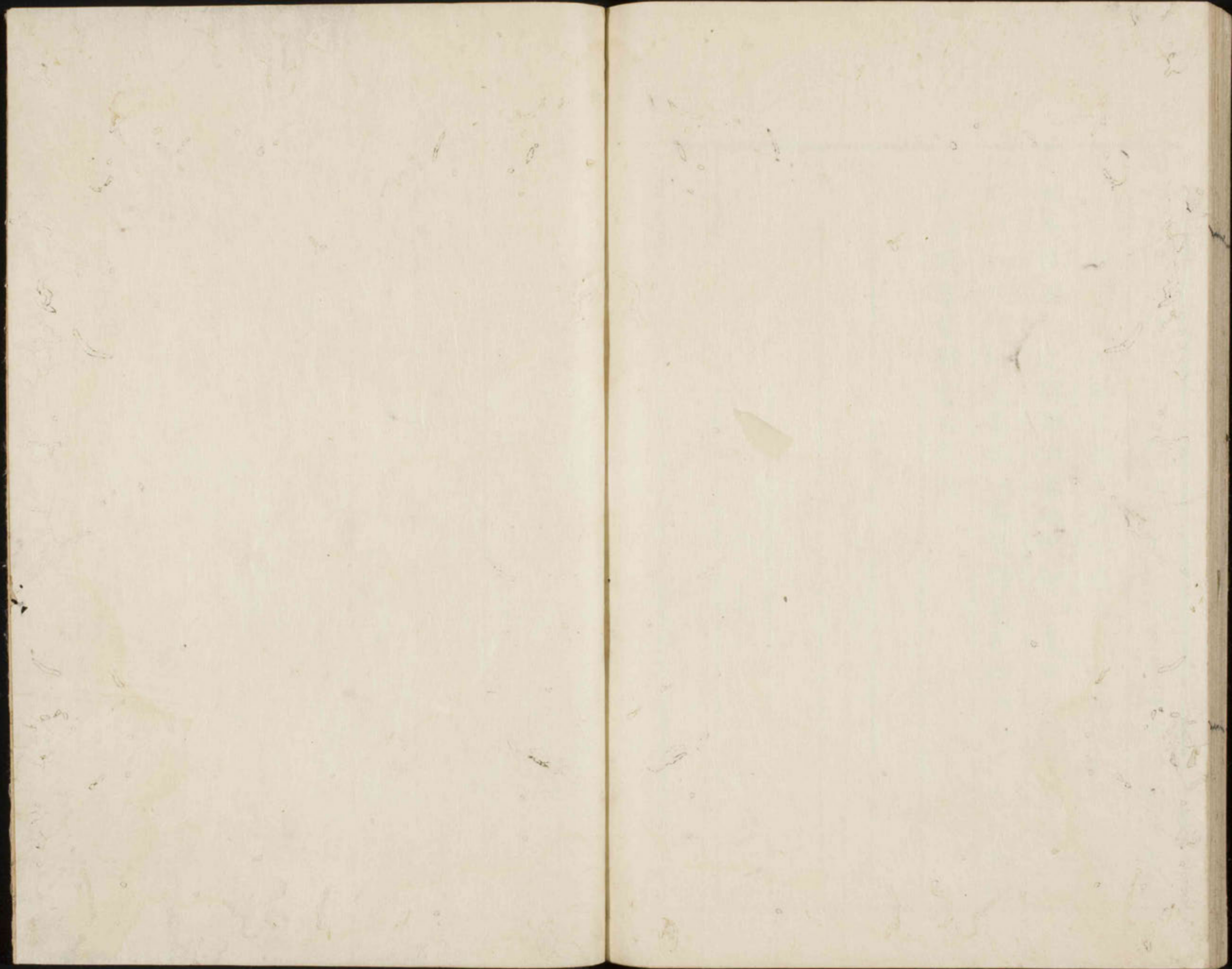
何氏小引云：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周公所作也。自注自思文至樂歌，出申培說。孔穎達云：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為之。又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詩周公所作也。按祭法云：周人禘嘗

而郊，稷，公羊傳云：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史記云：王者天太祖，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然郊禮有二，而皆配以后稷。家語定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公曰：郊之牲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南廂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今思文之詩，據序及蔡邕獨斷，皆以為祀后稷配天。然未知其為迎長日之郊與，抑為祈穀與。曰：此迎

長日之郊也。于何知之。曰。于貽我來年一語知之。郝敬云。冬至如祀。惟二麥生。或又問此郊也。即圜丘之郊乎。曰。即圜丘之郊也。祭法歷叙四代禘郊之禮。禘文皆在郊上。鄭玄不察。疑禘更大于郊。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饗配之。而於稷之配禘。則直以為正月配祀感生帝于南郊而已。感生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于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且詩云。克配彼天。蒼龍不過天之司吏。而稷所作合。僅如是耶。若祭法先言禘。後言郊者。楊氏引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

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禘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而於祀天乎。何與。郊止于稷。而禘上及乎學。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尔。此其論確矣。愚于天與上帝之辨。亦兼取鄭氏六天之說。然五帝即五行。禘是天之一體。則可。祀天而兼及五帝。禮之所存也。若謂一代必各祀其感生帝。則讖緯之陋說。雖秦漢多祖述之。明禮之君子。所不敢信也。又周禮夏官節服氏。郊祀。裴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羅泌云。舜入唐郊。丹朱為尸。則祭天有尸矣。而公羊白虎通。五經異義。但以為祭天無尸。則似失之。按張子厚云。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張說似近理。靈星之尸亦

同此意。但未知於古制有合否耳。呂叔玉謂此詩即國語金奏
之三。所稱渠者。而鄭玄為之說曰。渠者大也。美稷配天。王道之
大也。其說固已迂謬。難通。韋昭理即九夏中之納夏。而朱子又
引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然於納
之義何取。要皆影響不足信。



110X
584
11
10